



王跃文

似乎再没有比故乡更肥沃的文学土壤了。
它滋养作家的身体，也丰盈作家创作的灵感。
不管是鲁迅、张爱玲，还是沈从文、孙犁，抑或是陈忠实、莫言等，
他们作品最核心的秘密，总离不开故乡。

用溆浦“口音”书写家山 王跃文： 从未丢失对人间热切的爱

对话

太熟悉那方水土 无法用格式化的普通话写作

犹如在纸上进入湖南的风土

当代实力派作家王跃文的家乡是湖南怀化溆浦。溆浦，称得上是最早的文学地标之一。2300多年前，伟大的诗人屈原被流放于溆浦，生活多年，写下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涉江》等楚辞名篇，其中有“入溆浦余僵徊兮，迷不知吾所如”之句。溆浦境内水脉溆水，南起金子山，汇流西注沅水。至此，一条熟悉的文学之河映入我们的心田。

2022年底，王跃文推出自己的重磅新作《家山》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、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，引发文坛和读者高度关注、点赞。这是酝酿三十年、构思近十年，以书写回馈故乡的心血之作。54万字的《家山》，以湘地乡村和乡土人情为题材，描写南方乡村沙湾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结构、风俗民情、耕织生活、时代变迁。其中包含了王跃文的经历、思考和情感的人生积淀，凝聚了他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感悟。这部小说也被中国作协列入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第一批书目。

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最基本要素。语言堪称是一部小说的“脸”，迎面而来。方言是活在人民口头上的语言。《家山》中的地道方言俚语和民间语文，堪称明珠闪烁，这让整个小说有了自己清晰的面貌和确切的口音。对联、书信、报刊、官府告示、口号标语等特殊文本在小说中俯拾即是。文中人物的习性、声口和形象，都受当地的风俗风情和山水阳光陶冶自然而然呈现出来。他们有自己的语汇、修辞和幽默。读起来犹如在纸上进入了湖南的风土，感受当地的阳光、风和雪。

以艺术手法再现自己的故乡

王跃文不是在写诗，但是他的小说里诗意流动。在长篇小说这种体裁中，他的才能更显卓越。有评论者称：“王跃文用54万字的溆浦方言构建了一座体量庞大的文学殿堂，熠熠生辉。”

《家山》全书开篇第一句就写道：“四跛子的阿娘桃香，沙湾人尊她作乡约老爷！”这里的“阿娘”，就是妻子、老婆的意思。溆浦人称呼妻子为阿娘，称呼祖母和奶奶为娘娘，小孩对年纪大的女性均称娘娘，称呼姨妈为姨娘、伯母为伯娘、老母为老娘。称呼“阿娘”是把妻子当作娘来看待和尊重。

《家山》里有故事、有人物、有情节，但不刻意讲故事，也不注重简单的外在冲突，而是深描细述寻常百姓的烟火人生。读起来气脉顺畅，像流水一样，抛弃对生活和历史的概念化先验定义，回到原生态、日常和真实的生活。小说中关于各种物的名词，新鲜、贴切，令人应接不暇，读来唇齿生香。王跃文从小在乡野间长大，各种农作物、动植物、生产工具、时令节气，他都很熟悉，也因此感恩自己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，“世界是名词组成的，我们掌握的名词越多，我们知晓的世界就越广阔。”

作为一名作家，王跃文没有辜负自己生长的土地，继承营养，开拓新途，以艺术作品的方法，再现了自己的故乡。

2023年初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王跃文。

记者：从早期一些对社会问题较为关注的文学创作，到回归乡土田园的《漫水》《家山》，您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写作上的变与不变分别是什么？

王跃文：变与不变是每个人身上的“哲学状态”。我从开始文学写作到今天已有34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很多东西想不变也做不到。但我无意刻意坚守却从未丢失的是对人间热切的爱、对黑恶深切的恨、对美和善的不懈追求。这些，都是我永远不可能变的。

记者：对乡村社会的感受，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比较复杂，一言难尽。不同时代的乡村，不同地理方位的乡村，都各有不同。您用一部长篇小说表达出了您对1927年到1949年之间，湖南乡土土里的感情。您觉得你们那里的乡土对于整个中国来说，它的个性和共性分别是什么？

王跃文：我写《家山》时，通过阅读史料和相关研究专著，有意观察和了解过东北、西北、西南、华南等各地乡村旧时代的情况，包括经济、民生、风俗、大事件等，总的感觉是过去中国的乡村有恒稳的东西，即传统文化教化滋养着各方百姓；同时，过去中国的乡村又相当脆弱，尤其进入民国乱世，内政腐败，外敌入侵，灾害频发，乡村越来越积弱积贫。比方《家山》里的乡村沙湾，尽管乡风民俗总体良好，但遇到战争、苛捐杂税、大洪灾，各种人间悲剧就可能发生。所以，我小说里的乡村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乡村有某种概括性和代表性。

记者：现在春节您会回乡吗？对现在当下的乡村社会是怎样的感受？

王跃文：我现在过春节多选择回到故乡，一则是陪伴老人，二则也是眷恋家山。我很享受在乡村过春节，尽管如今乡村的年味同往年比大有不同。生活是往前走的，有些丢失的东西虽然可惜，但未必是需要找回来的。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没人可以规定他们。比如，我小时候除夕夜一家人必须围坐在火塘前守岁辞年，说着一年来得不易，祈愿来年事事吉祥。长辈勉励晚辈，晚辈祝福长辈。现在，很少看到一家人除夕夜坐在一起守岁辞年了，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过年习惯，这也正常。但是，家人间相互的爱和关怀，却不能因过年习惯的改变而改变。现在农村经济面貌变化很大，家家户户都修



《家山》

了新房子。我的老家完全不是过去乡村的样子，很像小集镇了。乡村文明程度越来越高，乡村人的生活方式、思想观念、法律意识、审美水平、眼界视野等，都大大进步了。同时，优良的乡村传统仍要继承，比如邻里间的信任与互助、仁德尚义的风范效应等。

记者：在《家山》这个小说里，除了能看到乡村反射出来的家国历史，生动的人物形象，还能看出乡村社会里的人际往来、生活逻辑、法则，特别是与自然四时八节相互呼应的健康生活。这一点反倒是城市里失落的东西。您对小说中人物过的生活，是一种怎样的心情？

王跃文：旧时代乡村生活是天人合一、天人感应等中国哲学的人间样本。人们日常起居、春耕秋收、婚丧嫁娶、年节往来，都应时应景。就连小孩子的游戏都是分季节的，春天放风筝，春风浩荡中纸鸢冲天；夏天捉蝉，顽童在这个季节随处可寻到蜘蛛网制作捕蝉器具；秋天打陀螺，这个季节才有棉花杆皮子做鞭子；冬天踩高跷，冬雨里踩着高跷出行好玩又实用。《家山》中，我写扬卿在家孝养父母，创办小学，主修水库，虽然他是留日博士，一脑子科学思维，但他仍按乡间民俗过着日常生活。过年时，他焚香祭祖、虔诚辞年、放鞭炮祈新年，一应如仪，毫不马虎。一则是他以顺为孝，二则是他对生活的诗意选择。正像他的老父亲逸公老儿对孙子说的，人过日子不要凡事都问科学。

记者：小说的文学性跟语言风格关系极大。我特别注意到您这部小说的语言，该简则简，该繁则繁，简练，地道，一些湖南方言的合理使用，

让小说显得有韵味。作为一个写过几十年小说的作家，您如何看待小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？

王跃文：文学界有句老话，“文学是语言的艺术”。我对小说语言的选择与其说是敏感和自觉，不如说是顺其自然。你若注意我的小说语言的话，会发现《大清相国》的语言，《漫水》《家山》的语言，都是不相同的。有人熟悉我从前的小小说语言，甚至不相信《漫水》《家山》是同一个作家写的。什么样题材的小说需要什么样的语言，我并不是刻意作选择的，而是写作时自然涌到笔端的。我写《家山》时，因为自己太熟悉那方水土，太熟悉那方水土上的人，太熟悉乡亭叔侄的语言习惯，我就做不到用格式化的普通话写作。我的乡亲不会说“圆瞪双眼”，只会说“一双眼睛箩筐大”；我的乡亲也不会说“请你三思”，只会说“你塞高枕头想清楚”；我的乡亲更不会说“你要好好调查研究”，只会说“打发你四两棉花纺一纺（访一访）”。普通话有个基本规律是从简从俗从一，而民间老百姓的话则生动鲜活形象，记录下来就是文学语言。方言土语很多其实是古语，古风存焉。我老家把出事、闯祸喊作“犯夜”，大到违法犯罪，小到小孩子跌倒，都可喊作“犯夜”。这说法源自古代宵禁，夜行犯法，叫犯夜。我在《家山》里接家乡习惯，写道“煤油气味不好听”。有读者问：气味是靠闻，怎么可以听呢？试问：闻不就是听吗？

记者：从我作为读者的角度来看，《家山》这个小说里凝结了您对家乡至亲的浓厚感情，几十年写小说积累的纯熟技艺，称得上是您这几十年艺术能量的一次集中展现。您认可这样的说法吗？

王跃文：可以这么说吧。不过，我从四十多岁开始写作乡村题材小说时，语言习惯就有别于自己其他题材的小说，中篇小说《漫水》就是例证。写《家山》时，我在处理繁简关系上有“得心应手”的感觉，该铺陈处不厌其烦，该简约处惜墨如金。我过去写小说是不大注重写景的，也与都市无景致有关吧。我写《家山》时情不自禁会写景，但所写景语皆情语。我写景绝不拖沓繁复，常用简笔水墨之法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刘珈汐
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